

中国海岸地貌资源推荐

尽山尽海尽美

□ 叶艳莉

嵊山岛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，古名“尽山”，是诸岛于此尽的意思。在这里，日夜不息的海浪让山体更加形状多变，海岸线也变得更加曲折。岛上山海地貌景观丰富，“耕海牧渔”风情浓郁，你可以在东崖绝壁观日出、到西洋湾赏日落，可以到后头湾无人村探秘“绿野仙踪”，幸运的话，还可以看到“万艘渔船汇嵊山，十万渔民上战场”的奇观。

在钱塘江与长江入海口汇合处，坐船往东，一直坐一直坐，一直坐到海水变蓝，在最蓝处，嵊山，出现了。

嵊山在浙江省陆域面积最小、海域面积最大的县嵊泗，古名“尽山”，意为诸岛至此尽也。作为我国最东端的住人岛，嵊山被称为“太阳的故乡”。

在太阳的故乡，看一场日出，等一场日落，多么美，多么好。

看日出，就去东崖绝壁。在嵊山岛的最东部，一组海蚀崖垂直90°直伸入海，这就是嵊泗十景之一的东崖绝壁了。北自后岭头，南迄鳗嘴头，海蚀崖、海蚀台、海蚀柱等连绵3000米，迤迤展开。崖险、壁陡、石奇，如斧劈刀削，或簇拥在一起，或卓然而立，巍然壮观。崖底是源源不绝的海浪，一波一波地推着涌着，卷起千堆雪。岩石色泽是暖调的肉黄，衬着蔚蓝的天、碧蓝的海、雪白的浪，高饱和度的撞色分外明媚，随手一拍就是封面。看着看着，听着听着，东崖绝壁便成了一架架矗立在大海之上的硕大无比的手风琴，被海浪不知疲倦地弹奏着。那首“天地皆为水，东崖只此山。特登绝壁上，恍不在人间”的诗，便慢慢地浮了上来。

在这东海的“天涯海角”，迎接第

一缕曙光，格外有仪式感。破晓时分，黑绸一般的天空渐渐染上一抹红，那红不断洒开，给黑衫镶上一道红色的澜边。红日渐渐跃出，红宝石一般地缀着。海天交界处，天空上演着光与色的戏剧，黛黑、藏青、靛蓝、橘红、金黄……变幻交融。波光粼粼的海面铺上了金缕衣。早起的渔船剪影一般，穿梭在斑斓的海天之间。霞光照射下的绝壁，色如湿丹，肌理分明，分外妖娆。一切正如课文里写的：“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、云和海水，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。”

等日落，可去西洋湾。西洋湾位于嵊山岛西部，三面环海，视野极好，是观看日落的绝佳位置，遂又名“夕阳湾”。西洋湾远处，浩瀚的东海，连接嵊山岛与枸杞岛的三礁江大桥优美的身姿，后头湾无人村郁郁葱葱的绿，如螺似髻的海上群岛一一在望。近处，长长的岬角向海面延伸，黄色的礁石嶙峋错落，红色的栈道平铺入海。远景近景、背景前景，可组合无数画面。当暮色降临，一蓬蓬白云变成金色的棉花糖，一片片白云拖出金风的翅膀，一道道白云甩出金色的披帛，一朵落日如怒放的玫瑰投向大海的怀抱，极致的绚烂，极致的恬美，让人落泪。如果身边恰好有个他

或她，夕阳温柔，彼此是彼此的人间理想，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。

很多人来嵊山，则是为了岛上一座美上热搜的荒村。这座无人村叫后头湾，曾是嵊山主要居住区域之一，是嵊山首屈一指的富裕村，号称嵊山的“小台湾”。由于渔业发展、交通不便、生活保障弱等原因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渔民们陆续从后头湾迁出。直至2002年整村搬迁，后头湾村正式撤村，再无人烟。人类离开后，大自然施展了它的魔法。600多幢废弃的小屋被绿植占领。爬山虎游走在老屋的墙上，蔓延到屋顶，把老屋包裹起来。藤蔓草木几无空隙地肆意生长，深深浅浅，把村子装扮成绝美的绿色城堡。荒芜与生机的奇妙共存，让人悸动。2015年，后头湾村的一组照片爆红网络，村庄一夜成名，被誉为中国版的“绿野仙踪”，并被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评为全球28处被遗弃的绝美景点之一。

说到海，说到岛，就不能不说到“鱼”与“渔”。嵊山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舟山渔场的核心区域，清朝末期，以嵊山岛为中心的嵊山渔场已基本形成。它一年四季鱼汛不断，盛产大黄鱼、小黄鱼、带鱼、墨鱼四大经济鱼，有“天然鱼库”的美称。尤其是冬

季带鱼汛，“万艘渔船汇嵊山，十万渔民上战场”，全国近10个省市的万艘渔船云集嵊山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踏上嵊山，便进入鱼的世界。岛上的海鲜市场凌晨就开了，鱼、蟹、虾、贝及藻等500多种海洋生物构成的澎湃，是嵊山人的生活，也是游客的风景。大大小小的盆筐，各式各样的海鲜，肥、鲜、壮，水灵灵的，勾人得很，馋人得很。到了嵊山，原汁原味的海鲜，一定要尝一尝。水煮、清蒸、红烧、椒盐、炖、煎、拌、炸……海的味道尽情在舌尖绽放。入夜后，华灯齐上，渔火点点，星河迢迢，交相辉映。此际，你可以想点什么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，烟火人间，已是值得。

嵊山，不仅是海上渔场，也是“海上牧场”。湛蓝的海面，一串串白色浮筒和网绳成阵成列。这些白色浮筒下，养殖着贻贝。远远望去，大海俨然就是一条镶满珍珠的蓝色礼裙。一条条小船往来翕忽，在湛蓝上画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，又渐渐没于湛蓝处。这是贻贝养殖基地最日常的场景，这片蓝海养殖了全国品质最好的贻贝。“嵊酒贻贝”被农业农村部批准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。枸杞岛的万亩贻贝养殖示范区尤其壮观。看着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一望无际的白色“繁星”，你会对“耕海牧渔”这四个字有更深切的理解。万顷碧波，便是渔民们的田园与草场。

其实，在嵊山，你不必去规划什么，随意走走，不经意间，也会有美丽的邂逅。一片水清沙细的沙滩，一条彩虹般的沿海公路，一座白色的灯塔，一幅稚拙可爱的渔民画，一艘搁浅的蓝色渔船，一只展翅翱翔的海鸥，一匾享受日光浴的鱼干，一丛或粉或黄或白的小花……都能带来小欢喜。

渔村在青山中顾盼，蓝海在身旁闪光，浪花在眼前起舞，海腥味在鼻间洋溢，风景就在那里，生活就在那里，尽山，尽海，尽美。

沉溺在轻纱薄雾的温软怀抱里。前方的海平面，笼在浅灰色的帷幔中，隐约露出一痕弧线，泛着浅薄的光亮。猩红的光线穿过云层，映照在我们的瞳孔里。“太阳快出来了！”同伴提醒道。只五六分钟，一抹红霞漂染了周围，朝阳探出前额，宛如不事妆梳的小家碧玉，未曾破面，未掠髻鬟，低眉颌首的瞬间，对着群山浅浅一笑。天地磅礴地运行。渐渐地，橘红色越来越深，光晕越来越大，一点点地剥离了云雾。金光闪烁，把附近的海域照得发亮。“海中涌出金盘圆”，又五六分钟后，秀妆初成，粉面终于出浴。卸下面纱，她款步轻移，金黄色的面庞，俯视着芸芸众生。霞光万道，光芒均匀地倾洒在洋面上，铺满了每一个角落，映射出清晰的影像。过往的船只、远处的灯塔，都被揉成了金色。

光线越来越强烈。云朵锃亮地浮在上空。从远方进射的热烈激活了沙滩。真的，太意外了，潜水冲浪、快艇遨游、水上婚礼，这些时尚运动都真实地发生在眼前。租了快艇，我准备出海去。一出码头，风还是微风，但是海浪渐兴。驶入开阔的洋面后，风从双耳旁“呼呼”掠过，吹乱头发。艇在波峰浪谷之间穿行，一个接一个的浪蹿上来，在我们的船头，几乎要砸向头顶。被眼前的气势吓到，我们闭上眼，双手紧紧地抓住座椅两侧，身体跟着左右倾斜。十几分钟之后，感觉船只平稳了，狐疑地张开眼，前方汪洋驯服如羔羊，无数鸥鸟正从容地翻飞。

这是在东旦。人跟天地山海，可以无拘无束地亲近。



鹅尾山听鼓

□ 温吉娜

涓洲岛鹅尾海蚀地质公园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涓洲岛东南端，三面临海，地形像鹅的尾巴，与北端的妈祖庙景区遥相呼应。这里是典型的海蚀地貌，大量海蚀岩经过漫长的岁月磨砺，变成一幅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的天然艺术品。

鼓声。

离开涓洲岛有些时日了，我耳中仍旧回响着由海浪牵来，在石头上拍出的沉沉鼓声。

“砰、砰……”涓洲岛的海浪声势浩大，需要竖起耳朵仔细倾听，才能听见窸窣浪花下，水扇拍岸的动静。悬崖边，大风卷起大海的整衣，翻着白沫的衣袂叩着岩石。不等黄褐色石头上的水迹褪去，虔诚的大风又裹挟着海水前来叩首了——在涓洲岛鹅尾海蚀地质公园，海浪日复一日敲着石头，亿万光阴中，这一处岩石，被敲成了“闻天鼓”。

脚踩在鹅尾海蚀地质公园的地面，人用双腿在击鼓。拾阶登上石山，草色渐淡，海蓝愈浓。亿万年，海水与海风携手塑造出这片天地奇景，把石山雕刻成一座巨大的盆景。

在这里，我找到任何一种形象的石头。除了鹅尾山名字由来的“鹅尾石”，还有据说是老龟景仰妈祖娘娘大义前来拜师留下的“海龟朝圣”奇石。故事中的“飞戟洞”，则是妈祖座下“顺风耳”灭妖的杰作，洞中石楼尖锐，似有铁器寒光。更普遍的当属各处石林。根根石笋独立，石根则互相依偎着，在渺无草色的石岸上，演化成大海的“护堤林”。

海水和海风现在还在雕刻着它们的作品。水、风不断介入石头的身体，自然的无形刀刀、无时无刻不在刀劈斧凿着鹅尾山的石头。海风吹过已有的海蚀石缝隙，“呜呜”声好似号角，和海浪拍岸的鼓声低沉和鸣。

海水和海风似乎也雕刻了我的眼睛。奇奇怪怪的石头刻进我的瞳孔，无须闭眼，我随时可以回想起鹅尾海蚀地质公园的模样。海的碧蓝、石的黄褐，两种鲜明度极高的色泽大胆地

互相冲撞，半点不突兀。

自然是最神奇的调色大师。晴天的涓洲岛海天分明，两种深浅不一的蓝汇合而并不交融，带着肖似海蚀石的锋利美感。傍晚时分，太阳斜照在石山，赤裸的石头披上一层金黄新衫。日光点石成金了，一座金山坦荡荡荡地伏在海岸，人在金山上，周身仿佛也沾了金光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坐在一座亭子间，背靠石山，面对大海，不由得想起妈祖的故事。妈祖，亦称“天妃”“天后”，俗称“海神娘娘”，是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。相传妈祖原名林默，北宋建隆元年（公元960年）出生于涓洲岛，后因救助渔民而不幸遇难。涓洲岛上流传千古的故事里，有一则是这样的：每逢雨雾天，妈祖娘娘常在此处举着灯盏，为归岛的渔船指明方向。因此，小亭子所在的位置，被命名为“雾海寻灯”。

我在“雾海寻灯”处，只看见泛着金光的大海。妈祖娘娘举着的那一盏灯已不见踪迹，但海上的灯塔，始终为归船、归人亮着。人们将千百年前妈祖的大爱传承下来，歌颂妈祖救助同胞的勇敢，为归岛的渔船指明方向。因此，小亭子所在的位置，被命名为“雾海寻灯”。

大海、大风何其残酷，但人们和鹅尾海蚀地质公园里的每一块石头一样，有着坚韧不摧的脊梁。海风、海水无法折断这里的石头，这里的人，反而让他们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姿态，在岛上昂首立足。

又听见鼓声。晨钟暮鼓，涓洲岛的夜来了。石山之后，千家万户点起灯火。不必雾海寻灯，涓洲岛遍点灯火，成为一盏灯，相对黯然的鹅尾海蚀地质公园，在夜里，成为涓洲岛东南角最稳固不过的灯台。

海岸弯不尽

□ 高资悦

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海岸地貌类型多样，分为基岩海岸、堆积海岸和生物海岸三大类型。半岛景观以古火山和海岸地貌为特征，集山海、林于一身，融幽、秀、奇于一体，堪称国之瑰宝。

摊开深圳的地图，就仿佛展开了这座城市历史的卷轴，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，公路永远繁忙，步履依然不停。但就在这座城市的东南方，大鹏半岛承接城市与大海，是水泥从林外的海岸，是这座城市喘息之出口。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33公里，蜿蜒曲折地勾勒出一个“C”形轮廓，沿岸分布着众多沙滩。其中，杨梅坑的沙滩名气最盛。站在杨梅坑观景平台朝下望去，先是看到石滩，扁平状砾石大小不一，错落有致，灰绿色的石子间偶能寻到几块紫红色的火山岩砾石。石滩倾斜向海，阳光正盛的午后，海面闪着金箔一样的光，深绿色的水面下依稀能窥见海底。偶有一阵风拂过，扬起白色的细浪，冲刷着山脊，又搅得海面的颜色忽深忽浅，似上好的翡翠一般。

再朝远处看去，几公里的海岸线蜿蜒逶迤，像一条点缀在沙滩上的丝带。视线便顺着这条丝带滑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，滑向充满想象的山脊，再滑向城市的浅色高楼，最后滑向瓦蓝的天际。弯曲总是给人无尽的遐想与浪漫。“潮回从之，道阻且长。”心爱的人就在河岸那边，朦胧的爱意顺着弯曲的河岸延伸。于是，弯弯的水，弯弯的月，弯弯的小桥，弯弯的小径，弯弯的眉梢，还有弯弯的海。

从观景台下来，我们走向沙滩。身后传来稚嫩的声音，回头看去，是一个小男孩正朝妈妈好奇地提问，而妈妈一边回答着他的问题，手里一边砌着沙堡。母子俩不大不小的声音在此处回荡，撞在沙滩两边古褐色的礁石上，又撞在暗灰的山脊处。我被他们



的惬意与欢快感染，一时竟掉了队。我们乘快艇出海，去更远的地方探索。回望陆地和山川，发现大鹏的山和别处的不太一样，白灰色的山体裸露在外，海蚀后的山体满是沟壑。定睛看去，只见那山上有一支弯弯曲曲的队伍，从山顶朝山坡延伸，再朝礁石沙滩延伸。那是正徜徉在海岸线上的人们，弯曲的队伍与曲折的海岸线重叠在一起。

我仰头朝四周望去，眼前是高低错落的礁石、铺满沙滩的砾石、久经冲刷的山壁、静止如铅的海水……空气循环，海水前行，在看不到尽头的远方，它步入高空，而后栖息于云层，而后重新落下。船上的风摇摇晃晃，我像是醉了，以为自己是那滴雨、那捧海水，心境越发明朗了起来。

本版插画 呱咕

东旦天地山海

□ 赵佩蓉

东旦村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陈乡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海岸线全长2.5公里。村子东面有沙滩，取名东旦沙滩，是旅游休闲、体验海文化的理想选择，也是摄影爱好者喜欢的好去处。近年来，东旦村将沙滩打造成时尚运动海滩，建设开发了海上运动区、帆船俱乐部区、水上无动力区、户外儿童娱乐区、烧烤露营区、沙滩休闲娱乐区、沙滩运动区、房车露营区等。每年6月至10月，村里的数十家民宿客栈几乎客满，游人络绎不绝。

东旦，只是一个隐匿于山林和岛礁之间的小渔村。但是，它能满足你对夏日海滨的所有期待，值得跋山涉水奔赴。

出村，往东面的沙滩走。远海、船只、航标，恍若画中景物，一点点地靠近，又一点点地扯远，从眼前飘移过去。细浪舒着筋骨，优哉游哉地向滩边靠过来，碎在礁石上，泛起香槟酒般的泡沫。必须把视线调整到更远的地方——薄云慵懒洋洋地浮着。太阳已经收敛了光芒，胭脂色的酡颜平静地俯视着山林和汪洋。目之所及，不知名的岛屿南北对峙，向洋中延伸，露出尖锐的岬角。

夕阳慢条斯理地翻过山岗，从天空中倾下暖色的油墨。那是白天最后的温柔。我们沿着曲折的海岸线漫步。海上的云，总是善变。乍合之间，浓云堆聚，若胡马奔腾，气势汹汹。乍开之际，云走若飞，似霓裳起舞，散落缤纷。和诡谲暮云形成呼应的，是前方高崖上的岩石。

千万年来，海浪携带砂石，不断拍打冲刷海岸，沉积而成陡崖。这些岩石通体赤血朱红，不长植物，不招

岚烟，呈现纤尘不染的荒凉，让我疑心误入一个烧透的砖窑。石壁突兀，表层布满凌厉的划痕。这些不喜欢抒情的红色火山岩，类似面目黑里泛红的渔民，修得搏击风浪的刚硬。

黄昏是从海面开始的。山脊朦胧起来，锦黛笼盖四野，夜空轻悄悄地垂下来。疏朗的几颗星星，大而且亮，灿烂得让我眩晕——多久没有看到如此明亮的星星了呀。目光的尽头，海面清冷，光亮好像鱼群一样游动。微抬眼，将视线一米一米朝前方延伸。万家灯火落在望不到边际的海面上，泛起粼粼的波光。浮光纠缠着夜色、涛声，形成混沌的气流幻觉，像魅异的猫，踏着脚尖在跑。我赤着双脚，任温温的流水，酥酥地漫过脚踝。一个浪涌过来，洋面上有短暂的凌乱，马上又被重新抚平。脚下的沙粒，棉花一样的松软，带给脚底微微的弹跳。渐渐地，晚浪奔腾，漫卷千堆雪，越来越快、越来越高地涌来，脚趾间的细沙终于被掏空。一不小心，身子跌坐在浪上。全身陷在一惊一乍的晃动中，喘气，尖叫。累了，就挖一个坑，将双脚埋进沙中，或者找一

处没有被脚印破坏的沙地，蛤蟆一般，摊开四肢，躺下去。哎，这样的黄昏中，你怎么会责怪“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”？

夜潮漫过来，携来浪的絮语，低低的，断续的，像是睡着了又醒过来的慵懒缠绵。原以为，在天幕下枕着涛声入睡是件风雅事。不承想，凌晨三点，潮涨得高，一浪一浪地奔涌。梦中惊醒，再无法安眠。走出帐篷，迎面吹来沁凉雾气。黑鸟乌的海上，汹涌洪波，咆哮翻滚，飞溅进射。理与欲，生与死，相生相克地酝酿。如同莽夫壮汉，披头散发，跌足狂奔，似痛哭，又似长歌。所有的捆绑和束缚都被斩断，这种桀骜这种粗犷，以躁动和喧嚣不断地撞击。我的心，紧了又紧。我的耳朵专注地容纳猛浪的嘶吼，周身陷入深不可测的渊寂。两个小时，耳畔的轰响随着云团的挪移慢慢转弱，逐渐止息了。涛声越来越柔，几不可闻。

字典上说，“旦”是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。到东旦，海上日出是一定不能错过的。黎明破晓，天际发白，熹微的光芒，浅浅地晕开。整个山坳

